



郑渊洁◎著
安武林◎评



拥有大学文凭的真正含义是
好找工作，而找工作的真正含义
是给别人打工。因此，大学文凭
实际上是加入打工族的特别通行
证。没有大学文凭的真正含义是
不好找工作，不好找工作的真正
含义是逼迫自己创业当老板。因
此，没有大学文凭实际上是进入
老板序列的特别通行证。

我是郑渊洁



北京出版集团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我是郑渊洁

郑渊洁◎著
安武林◎评



◆ 北京出版社 出版集团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是郑渊洁/ 郑渊洁著; 安武林评. —北京: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6

(郑渊洁经典作品赏析馆)

ISBN 7-5301-1671-1

I. 我… II. ①郑… ②安… III. ①童话—中国—当代
②童话—文学评论—中国—当代 IV. ①I287.7 ②I2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33272 号

郑渊洁经典作品赏析馆

我是郑渊洁

WO SHI ZHENG YUANJIE

郑渊洁 著 安武林 评

*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出版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011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天利华印刷装订有限公司印刷

*

A5 开本 8.125 印张 19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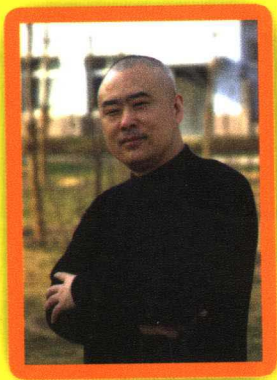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 000

ISBN 7-5301-1671-1/I·663

定价:19.80 元

质量投诉电话: 010-58572393



郑渊洁简介

1955年出生于河北石家庄一个下级军官家庭。其父原籍山西浮山。其母原籍浙江绍兴。祖父和外祖父都是医生。读过小学四年级。服过5年兵役。在工厂看过5年水泵。最高学历证书为汽车驾驶执照（大货）。无党派。1977年选择用母语写作作为谋生手段。1985年创刊至今的《童话大王》半月刊是全部刊登郑渊洁一人作品的杂志。创刊21年总印数逾亿册。皮皮鲁、鲁西西、罗克、舒克和贝塔是他笔下的人物。不轻视名利。性格自闭。心胸不开阔。易怒。爱听鼓励话。闻过不喜。宠辱都惊。喜走独木桥。患有强迫症。临床表现为像对待父母和领导那样对待孩子。成功秘诀：只听鼓励话，远离其他话。请登录郑渊洁官方网站了解更多信息：

www.zhyj.com



安武林简介

1966年出生于山西夏县埝掌村。父母均为农民。爷爷是厨师，其手艺后来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传授给他本人。小学三年级开始阅读长篇小说，梦想当一个作家。小学没毕业回村里种地，做厨师。1985年上一个职业中学，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88年被山东大学免试破格录取。1992年进工厂，做秘书，写材料，做《童话世界》和《小学生拼音报》的兼职编辑工作。2003年进入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工作。2004年进入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工作，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作家和评论家。一生最大的梦想是不工作，读自己喜欢的书，做自己喜欢的事。梦想中最浪漫的事是，携一坛好酒，带几本好书，在原始森林待上几个月。最喜欢的格言：冷眼观世，荣辱不惊。

选题策划：李清霞 郑亚旗

责任编辑：安武林 马姗姗

美术编辑：安蓼蓓 张婷婷

插画作者：刷刷

装帧设计：大象设计工作室·黑启栋

010-848043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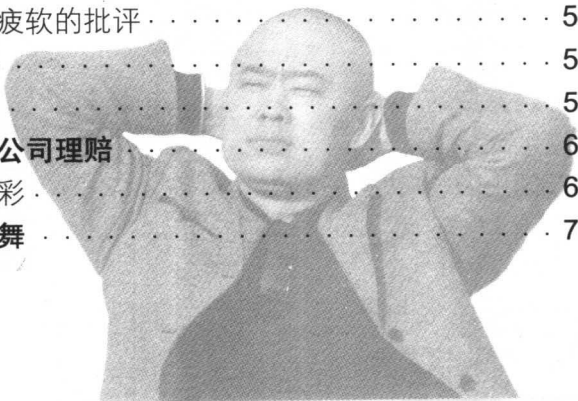
内文制作：北少芳草工作室

责任校对：李佳庆 孙莹然

责任印制：李钢

目录

第一次干缺德事	1
有德？缺德？	11
第一次进广播电台播音室	14
诚实，是可贵的品质	18
第一次杀人	20
人生何处不尴尬	25
第一次滑冰	28
经历是一种财富	30
第一次答高考语文试题	31
做人与作文	39
第一次吃自助餐	42
自助与自主	45
第一次在发廊理发	47
恋旧的情结	49
第一次打人	50
疲软的作品和疲软的批评	54
第一次挨打	56
知足与知不足	59
第一次向保险公司理赔	61
像小说一样精彩	68
第一次与狼共舞	70



· 创意是一种才华的体现 ·····	72
第一次看书 ·····	74
阅读的体验 ·····	78
第一次挣稿费 ·····	80
作家与坐家 ·····	87
第一次写舒克 ·····	89
感激生活 ·····	92
第一次写歌词 ·····	94
阳光的味道 ·····	99
第一次存款 ·····	101
没有钱的人是可耻的 ·····	108
第一次看儿子发表作品 ·····	111
父子情深 将门虎子 ·····	117
第一次参加评职称 ·····	120
职称与称职 ·····	127
第一次写皮皮鲁 ·····	129
经典的童话形象 ·····	133
第一次写童话 ·····	135
幸运的人 ·····	144
早起的虫子被鸟吃 ·····	145
语不惊人誓不休 ·····	146



多一个朋友夺一条命	147
朋友是一条路	148
三个诸葛亮合成一个臭皮匠	149
常识问题	150
一个巴掌拍得响	152
标准	152
天鹅想吃癞蛤蟆肉	154
风水问题	155
败者王侯胜者寇	157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158
赖活着不如好死	160
活着的意义	161
驴唇对马嘴	163
创造力	164
响鼓不要用重槌	165
人的差异	166
种瓜得豆,种豆得瓜	167
想象力是人类最大的财富	168
勃克郑渊洁	169
世界本来很简单	169
无事生非找麻烦	171



什么时候取消儿童文学·····	173
送孩子入美国籍的最捷径·····	175
昨天吃了一顿震撼的午餐·····	176
一个传奇故事·····	177
比18年前那次突破100万更高兴·····	178
由于不会英语,险些被判交通违章·····	180
人是缺什么吆喝什么的动物·····	181
只要有孩子,你就应该是演员·····	182
郑渊洁的名言·····	184
郑渊洁和郑亚旗对话录·····	193
我看郑渊洁·····	227
读者看郑渊洁·····	237

第一次干缺德事

人一生其实只干两件事：积德事和缺德事。一生从未做过缺德事的人大概不多，关键是积德事和缺德事的比例。

我第一次干缺德事是在1982年。当时我在北京市一家新创办的少年杂志当编辑。办过期刊的人都知道，最令编辑部上上下下魂牵梦萦的事莫过于刊物的发行量了。我们的刊物刚刚在天上不会掉馅饼的地球上创刊，印数自然小巧玲珑。编辑部的同人们无不想一口吃个大胖子，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我们的杂志的发行量直逼天文数字。如果真是这样，好处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主编脸上好看不说，每位编辑也能因此获得各种利益。然而谈何容易？

几期出版之后，刊物的发行量徘徊不前。在尚未实行市场经济的年代，我们的头儿极具超前意识地决定成立一个发行组，以推动刊物发行量的上升。头儿物色到编辑部里一位年龄濒临半百的男性编辑，找人家谈话时，没承想被老人家一口回绝。在国家的字典里尚无“下岗”词条的那个铁饭碗时代，碰了一鼻子灰的头儿只能打碎牙齿往肚子里咽，干生气没辙。

当时我正值“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血气方刚年龄，竟然自告奋勇地向领导请战。走投无路的头儿成全了我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与刊物共存亡的敢死队精神，责成我在完成编辑业务的同时，兼任编辑部发行组长。

立下不成功便成仁毒誓的我，在出任发行组长一个月后，才发现事情比我想象的要难得多。当时我们还不懂得增加刊物

发行量的真正途径只能是提升稿件的质量，以为设立一个发行组就万事大吉了。刊物通过邮局发行，读者是否订阅完全看读者是否喜欢看你的杂志，谁也不能强迫。我多次去邮局的报刊发行科做人家的工作，希望他们能多发行我们的杂志，人家爱莫能助地说他们目前尚未拥有一种能使某期刊的读者群突然扩大的办法。上任一个月后刊物的发行量仍无起色，我感到十分沮丧和没面子。

一天下班后，编辑部的一位编辑陪我到一家饭馆借酒浇愁。酒过三巡后，我对他说：“如果《宪法》规定全国的每个孩子必须订阅咱们的刊物就好了。”他说：“渊洁你别灰心，我给你出个主意。你说孩子最听谁的话？”我说：“家长。”他说：“还有呢？”我想了想，说：“老师。”他说：“如果老师让学生订咱们的杂志，学生敢不订吗？”我说：“不敢。可是天下有这么浑蛋的老师吗？”他说：“如果给老师好处，老师怎么不干？”我问：“咱们拿什么给老师好处？”他给我算了一笔账：“杂志通过邮局发行，邮局要留下杂志定价的40%作为发行费用。如果咱们绕过邮局直接通过学校的老师向学生发行，这40%就省下来了。咱们只需将20%作为提成送给老师，老师就高兴疯了。编辑部除了原有的利润，还能干赚定价的20%。”我说：“够缺德的。倒霉的是孩子。”他说：“是缺德。最终倒霉的是家长。孩子又不挣钱。”我说：“其实应该按定价的40%给老师提成，本来这40%应该给邮局，现在通过老师发行，老师该拿这40%。”他说：“只要不超过40%，给多少都行。”我说：“我一个学校一个学校找老师？还不累死？再说人家不认识我，难度够大的。”他说：“我再给你出个主意，每个小学都有一名大队辅导员，大队辅导员归团区委学校部领导，他们每个月都去团区委开例会。你先去团市委学校部，争取搞到各团区委学校部部长的名字和他们开例会的时间地点，然后参加各个区的例会，你

就可以守株待兔了。”

我茅塞顿开，但伴有强烈的负罪感。我还醒悟到编辑部领导没任命他为发行组长属于工作失误或渎职。

可怜无数家长的钱包在我们酒足饭饱时被注定了在劫难逃的命运。

次日，我向编辑部的头儿汇报了通过少先队大队辅导员直接向学校发行的方案，我必须获得头儿的首肯，因为没有盖红章的介绍信，我踏不进团市委的大门。头儿批准了这个方案，并将给老师的回扣内定在15%的档次上。

当天下午，我怀揣介绍信来到团市委学校部，部长叫沙万泉，是一位精干的男士。我递上介绍信，然后说明来意。

沙部长皱了下眉头：“让大队辅导员给你们搞发行？”

我忙更错他的正确理解：“不是通过辅导员搞发行，是通过辅导员让学生了解咱们北京自己的少年刊物。北京的少儿刊物当然首先面对的是北京的孩子。”

说完，我将带来的刊物给他看。沙部长一边翻阅一边问我刊物的一些问题，我看出他对于我们企图通过团市委系统向学校推销刊物保持了一定的警惕性，于是我极力向他游说，就差杜撰说我们的刊物还有一个刊名叫《少先队员必读》了。

最后沙部长总算同意让我参加各团区委的一次大队辅导员例会，但他提了一个条件：只能通过辅导员向学生介绍我们北京又有了一家新的少儿刊物，不能通过辅导员强迫学生订阅。

我揣摩，在1982年，沙部长大概还不懂“回扣”这个词，他当时肯定没有想到我们会使用给辅导员提成的方法诱惑他们为我们效劳。

我开始轮流参加各团区委的大队辅导员例会，我记得第一个参加的是崇文区的会，然后风尘仆仆地去海淀区、东城区、西城区、宣武区、朝阳区……

我口干舌燥地告诉大队辅导员们，我们的刊物多好多好，北京的刊物如果北京的孩子不看光让外地的孩子看太亏了。我希望他们通过班主任动员学生订阅我们的刊物。最后我暗示他们按每本刊物定价的15%给他们提成。遗憾的是当时物欲还没有在中国大陆横流，辅导员们说给钱不敢要。我将这一信息反馈给编辑部后，编辑部决定以纪念品也就是实物的形式给老师们回扣。

我的蛊惑开始见成效了，老师们的第一批订单来了。我组织编辑部的同事们按照每个老师交到编辑部的钱数的15%给他们买纪念品，这是一项庞杂的工作。纪念品有毛巾、脸盆、锅、茶杯等等现在看来小菜一碟当时却是举足轻重的生活用品。随着一捆捆毛票（学生交的零钱）抵达编辑部，随着一个个茶杯或锅什么的离开编辑部，随着一包包刊物被老师用自行车驮走，我们刊物的发行量从3万册迅速飙升到50万册。

笑逐颜开的领导对我的发行工作的赞扬使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但我内心深处明白自己干的是缺德事。我为此成为北京市文联1983年度的“先进工作者”，市文联还奖给我一套《辞海》，我心虚不敢要，当天就送人了。怂恿老师动用权威强迫学生本质是强迫家长掏腰包买孩子并不一定喜欢看的杂志，编辑部和老师从中渔利，不是缺德是什么？

一天下班，发锅发茶杯发得劳累过度的我在骑自行车回家的路上竟然睡着了，摔得头破血流。我认定这是老天爷在警告我。我担心后边还跟着比摔跤档次高的系列惩罚，于是我坚决不再搞发行了。我们的刊物的印数于是以令人目不暇接的神奇速度叶落归根。

若干年后，我的儿子上了小学。他的老师强迫他买的没用的东西品种之多数额之大，使我真正懂得了什么叫小巫见大巫，长江后浪推前浪。我的儿子从上小学一年级起每学期都必

须买一盒名为《音乐欣赏有声教材》的录音带，而老师并不要求学生听。这样的录音带我收集了一堆，全都没有开封。我估计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了我孙子上小学时，老师会强迫他买录音机的。届时我将他爸爸上小学时被老师强迫买的未开包的录音带送给他让他使用老师强迫他买的录音机听，他一定会获得凝重的历史感。只可惜录音带不是酒，未必存得越久越香醇。

随着收费频率的增高，连有回扣的老师都收烦了，也许是出于不干扰应试教育的考虑，老师竟然发明出预收一笔费用然后逐步扣除的方法。老师强迫学生买的东西五花八门，从毫无可读性的低劣少儿报刊书籍到一穿就破的校服，从学习用具到手工制作。但我毫无怨言，我觉得这是报应。

1995年12月4日，我儿子放学回家后对我说：“郑渊洁，老师让明天交18元钱。”我赎罪似的说：“知道了。一会儿给你放在书包里。”

吃晚饭时，我无意间问了儿子一句：“交钱买什么？”

儿子说：“打针。”

我警觉地问：“打什么针？”

他说：“预防针。”

我感到蹊跷。在我们国家，给孩子打预防针都是免费的，学校为什么收费给学生打预防针呢？熟知通过老师向学生推销商品内幕的我打了一个激灵，莫非药品或卫生防疫部门也知耻而后勇地打起了学生的主意？作为曾经干过缺德事的家长，我有一个原则，不管老师让我掏钱买什么没用的东西，我都酣畅淋漓地解囊。但是如果校方动通过往孩子身上注射药剂或口服药片的念头挣钱，我会殊死反抗。作为一个家长，当学校利用权力往你的亲骨肉身体里输入有可能毁了你的孩子的药物时，如果你不但不抗争保护孩子，反而提供经费，你还是父母吗？！

我向儿子要白皮书。老师每次收费都会给家长一张名正言顺的用白纸打印的信，我家戏称其为白皮书。儿子中止进餐从书包里将白皮书找给我看。白皮书上说是给学生注射“甲肝疫苗”。儿子从我的脸色上判断我可能会拒绝交费，他说：“我明天必须交钱。不带钱，老师会让我回家拿。”我说：“钱你照交，到打针那天，我给你请病假。这针咱们绝对不能打。谁为了经济目的往我儿子身上注射东西，我就跟谁拼命。”我儿子后来说，他从来没见过我的脸色那么难看过。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生养一个孩子不容易。

次日，我给北京市教育局打电话，向他们询问最近是否在全市小学给学生注射甲肝疫苗，回答是否定的。保险起见，我又给北京市卫生局打了电话，答复依然是否定的。为了杜绝冤假错案，再保险起见，我又给儿子就读的学校所在的区教育局打了电话，答复还是不知道此事。放下电话，我浑身颤抖，我不能不想起日本 731 部队。家长将生龙活虎的孩子送到学校，难道孩子一进校门就变成了任人宰割的牲口？

当天晚上我向儿子宣布，打针那天你不用去上学了。我将调查结果向他通报。往常每逢我不忍心看儿子受应试教育摧残而弄虚作假给他写假条让他获得放风的机会喘口气时，他都比较高兴。而今天他问我：“其他同学怎么办？”

我没听明白，问：“什么其他同学？”

儿子说：“既然你知道了我们学校打预防针是为了赚学生钱，针剂可能是伪劣产品，你干吗不救所有的学生？他们也是父母费劲儿养大的呀？”

我和儿子对视了足足两分钟一句话没说。我清楚我这次如果不制止他的学校给学生打甲肝疫苗，我这辈子甭想在他面前抬头做人了。

儿子又补充了一句：“如果是通过给全市所有局以上干部

打针挣钱，你管不管无所谓。”

第二天，我以家长身份匿名给区教育局打了举报电话。放下电话，我担心区教育局忙于升学率疏忽我的举报，又给某电视台新闻部我的一位记者朋友打了电话，请他出面直接制止我儿子的学校擅自给学生打针。那朋友马上以电视台的名义给学校打电话，校方一听是电视台自然紧张，答复是打针系地区卫生防疫站通过校医联系实施的。记者朋友又给该卫生防疫站打电话核实，答复是此事纯属本站工作人员个人行为，没有接到文件。

次日，学校向家长退款。我再三叮嘱儿子，不能走漏是我破坏打针的风声，否则你在学校的处境会朝不保夕。儿子说当然得保密。

我不得不佩服记者的嗅觉。我以为事情已经完了，没想到几天后记者朋友来电话说，他继续调查了此事，甲肝疫苗一支才10元，学校敢收学生18元！他还说卫生防疫站可能是13元批给学校，学校每支干赚5元！他还说卫生部认可的生产甲肝疫苗的厂家有哪家哪家，其余的都是不合格药品。还说经他了解我儿子学校准备给学生注射的甲肝疫苗的生产厂家名不见经传。他说这样缺德的事如果不曝光后患无穷。我一听急了，说你敢！你爱曝哪所学校都没关系，就是不能曝我儿子的学校。你们新闻部的人都知道是我给你提供的新闻线索，你们去学校拍摄时，你怎么能保证你们的司机不和学校的司机聊天？一骂交警就有共同语言无话不说了。如果让学校知道了是我搞的鬼给学校造成了这么大的经济损失，我儿子往后还怎么在学校混？我威胁他说你如果曝光我就和你断交。他权衡后选择了作罢。

1998年3月18日，山东单县卫生防疫站副站长宋新华自行携带碘钙营养片到单县城关第一完小推销。宋新华是每片9

分1厘进的药，他卖给学校每片4角。学校卖给学生每片6角。3月24日至25日，学校将碘钙营养片发给18个班的1242名学生服用，至26日中午，先后有412名学生出现口干、腹痛、恶心、呕吐等不良反应，其中391人到医院接受治疗。

1998年1月8日，兰州市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市卫生局和市教育局向全市中小学印发了《关于在中小學生中开展强化补碘及碘缺乏病监测的通知》，要求全市中小學生每人交28元至30元的补碘费，然后由学校向学生以每片0.77元的价格出售由市卫生局统一以每片0.10元向贵州兴义制药厂购买的海藻营养碘片。该药未经卫生部批准。截至4月11日，已有6300名学生服药后出现恶心、呕吐、腹痛等不良反应到医院治疗。

1998年4月，邢台市卫生防疫站学校卫生科的王焕新以每片0.20元的价格卖给清河县教育局8万片陕西汉江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速效肠虫净片”。清河县教育局加价后在4月15、16日两天以每片0.50元出售给全县学生每人两片，约有16000多名学生服用了该药。服药的当天，部分学生开始出现不良反应：高烧、腹泻、呕吐等。仅16日一天，就有4000名学生到医院治疗。清河第一小学学前班的学生也在劫难逃，17日，学前班一位女生在清河第二医院输液时对采访此事的记者说：“老师说了，不吃药也要交钱。我吃了就肚子疼。”

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如果学校将学生当做摇钱树，这还是学校吗？如今，我们的孩子事实上已经成为学校向家长勒索钱财的人质，有自己的亲骨肉在“绑匪”手中，哪个家长敢不老老实实交钱？如果我的儿子仍在那所小学上学，给我十个胆我也不敢写这篇随笔！一个老师曾经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我对哪个学生或他的家长有意见，我治这个学生的最好办法不是体罚他或骂他，而是永远不搭理他！”我当时毛骨悚然。这在本质上属于撕票。